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金

自叙小说

ZIXU XIAOSHUO

郁達夫

上海文艺出版社

91806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郁 达 夫

自叙小说

高 云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王申生

郁达夫 自叙小说

高 云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75 插页 5 字数 10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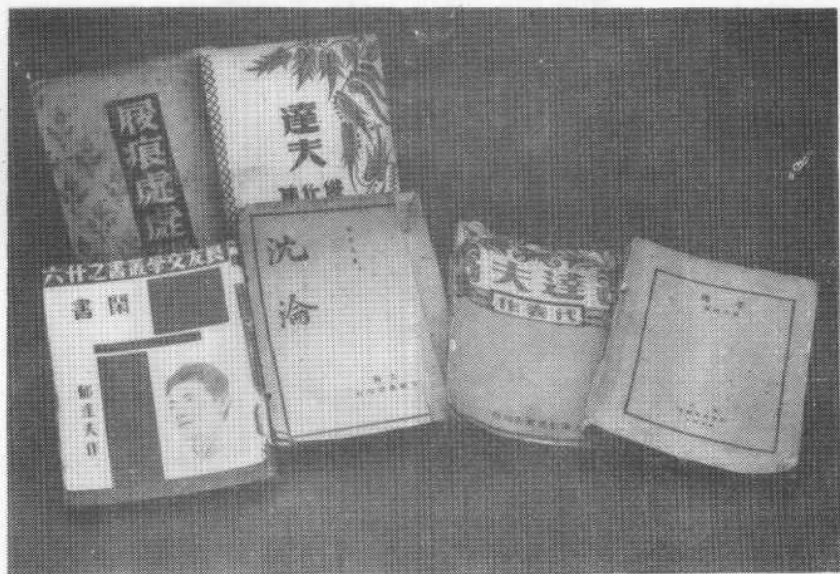
1993年7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18,001—21,800册

ISBN 7-5321-1029-X/I·760 定价：7.20元



作 者 像



作者部分作品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故而这一回
 无多言店，要约做一册自选集的时候，我便
 在书海捞起，私自喻世地，立即答應了。
 不过答應了下來之後，我抱六七年全書和工
 四折其他著作裏，翻了一翻，覺得能夠自己
 感到滿意的東西，仍舊是沒有家裏的幾面。或
 苦更嚴格一點的說起來，則感到如今的小說最
 記事文字，可以拿出給世界各國人看，從天
 下給世人讀的東西，簡直一篇也沒有。因為早
 比這來大了，即內外的作品也看得多了，理性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以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

序

高 云

郁达夫在回忆自己创作生涯时谈到,《沉沦》在发表前,曾给那时同在日本东京的朋友们阅读,他们看后说:这种东西怎能发表,“中国那里有这一种体裁?”^①不料,以“沉沦”命名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后,立即引起文坛的震动,销行两万多册。当然,反对者有之,辱骂者有之,更有来自道德方面的责备。在一段时间里,毁誉褒贬不一。但郁达夫正是以这种中国还没有过的自叙体小说和它的独特的色彩和格调赢得了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称赞。他那强烈的自我表现,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和感伤情调,以及郁达夫式的坦率和

①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露骨，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作家。郁达夫从发表第一篇作品《银灰色的死》开始，就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以及表现这些感受和体验的独特的形式。

本集收郁达夫八篇作品，系作者于1920年至1924年11月写成，虽基本上属于早期作品，但对于郁达夫来说却很重要，均是郁达夫最典型的自叙体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和《空虚》皆取材于日本留学生活。《沉沦》和《南迁》作者曾说过“是一类的东西”，可“作连续的小说看”。《沉沦》“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①。《南迁》则“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②。其中伊人与女学生O在海边相遇的一段描写富有诗意，有意境，有气氛。《空虚》（原名《风铃》）的主人公于质夫觉得走到了人生的中道，过去的半生“是一篇败残的历史，回想起来，只有眼泪与悲叹”，他一无所获，满怀“空虚”，这大概是作者把《风铃》改名为《空虚》的原因吧。作品后半部稍有零乱，失之松散，前半部不乏精彩之笔。特别是对于质夫在暴风雨之夜接待来设宿的日本少女时的心理状态，情绪变化以至内心的激烈搏斗写得细致入微。从《茫茫夜》开始，郁达夫把描写的笔触转向国内生活。主人公

①② 《沉沦》自序。

于质夫在A地教书，由于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周围人事的复杂，他在枯寂之中陷入性的苦闷并产生性的变态心理，对这一切作家给予细致的描写。这是又一次对于封建道德的抗争与挑战。最后一篇《十一月初三》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情绪小说。作品没有故事和情节，只记叙了主人公“我”在生日这一天里心境、情绪的变化。有许多内心的独白，主人公自说自话，自悼自伤，也夹杂着零星的美的回忆。行文干净，简洁，有韵味。

自叙体小说取材于作家自身的生活，重在表现作家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心境。郁达夫曾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①他的理论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十分吻合。他早期作品的题材不外乎是留学生的异域生活，小知识分子到处碰壁的处境……这些都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作品中的场景，如富春江边，长江岸头和岛国风光，也都从作家的生活印象中摄取的。而作品中的主人公，不论是《沉沦》中的“他”，或是《南迁》中的“伊人”，或者《茫茫夜》、《空虚》中的“于质夫”，《十一月初三》和其他作品中的“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家郁达夫的自我写照。这是一个正直、有才华的青年，懂得诗文和几国外语，以卖文和教书为生。他孤僻内向，多愁善

①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感,带点神经质,忧郁病时时袭来,经常迷恋于秀丽的山水,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故国的陆沉,异邦身受的屈辱,生活的艰难,使他宛如失群的孤雁,需要体贴和爱护:“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贴我的‘心’。”(《沉沦》)……他的出身、经历、教养和郁达夫相像。甚至外表衣着,音容笑貌,都与作者本人近似:“清瘦的面貌,和纤长的身体”,“他穿着一套藤青色的哗叽的大学制服,头发约有一寸多深,因为蓬蓬直立在他那短短的脸面的上头,所以反映出一层忧郁的形容在他面上。”(《南迁》)“穿着一套藤青的哗叽洋服”,“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茫茫夜》)

不过,自叙小说并不等于作家的自传,这也是郁达夫屡次申明过的。他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是决不能丧失的”^①。但艺术毕竟是艺术,必然有想象和虚构在内。《茫茫夜》发表后,有读者把作品中主人公完全当作了郁达夫而提出各种问题,郁达夫特地写了《〈茫茫夜〉发表之后》,说:“我对此第一不服的,就是读者好像把《茫茫夜》的主人公完全当作了我自己来看。我平常作小说,虽极不爱架空的做作,但我的事实Wanrhe之中,也有些虚构Dichturg在内,并不是主人公的

①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一举一动，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过去生活。”

郁达夫醉心于自叙体小说，写得得心应手，后来的作品虽有发展变化，但仍不脱《沉沦》时期的风格和情调。这是由于他的创作个性决定的。他重视自我，重视个性，不喜欢将自我淹没在群体之中。他很赞赏“五四”以后蔚为大观的小品散文中展现的多采多姿的创作个性，赞赏这些散文中个人的发现。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中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表现自我，是郁达夫艺术创作的动力。他说：“艺术本来就是表现，而艺术品的表现，实际上不是事实本体的现象，却是经过艺术家的气禀的再现。”^①

郁达夫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热情、敏感和冲动。因此他的诗写得很好，他的小说也充满着诗意。他写小说最重视情感的充实和畅达。他说：“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所用的都是具体的描写。所以小说里边，最忌作者抽象的空论，因为读者的理智一动，最容易使感情消减。”^②因而他并不在意更不追求对客观现实的冷静观察和真实描绘，在郁达夫的笔下，所谓客体许多都是“主观情绪化”了的。他更不注意事件是否完整，情节的高潮或低潮在何处，布局 and 结构

① 《文学概说》，《郁达夫文集》第五卷。

② 《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

是否缜密和合理。在这里，支撑小说的全部构架是人物内在的“情绪”。所以郁达夫的小说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是有许多片断的不连贯的生活场景，显得松散，有时甚至零乱。但是人物内在情感线索是清晰的，流畅的，经常有一吐为快之感。郁达夫叙述写作《沉沦》的经过，说他那时正处在人生的“浪漫抒情时代”，故国的陆沉，身受的屈辱，所感所思，“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所以他“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①但是人们又往往按通常的小说章法和规律来要求郁达夫，总免不了觉得他的小说松散之处太多。《茫茫夜》发表后曾有人指出作品“叙事散漫得很，没有集中的地方”，郁达夫为此作答：“这批评也是真的，《茫茫夜》似乎失了中心点的样子，但是我以为我所描写的是一个灵魂的生长(The growth of a soul)，因为这灵魂生长的程序，曲折不定，所以我的描写自然流于散漫了。”^②我想这“灵魂”不能作一般意义的“性格”来理解，而应是带着许多内在的要求和情感在内。就因为这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郁达夫作品中的一切都从人物的眼中看去，自然风景的描写也不例外：

① 《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

② 《〈茫茫夜〉发表之后》。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悠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

这是小说《沉沦》开头的一段描写，主人公远离人群，陶醉于自然景色之中怡然自得。草木微笑，苍空点头，天空有天神跳舞无一不是主人公心态的映照。

郁达夫早期作品抒情的基调是忧郁和感伤，主人公是一个最大的“孤独者”和“零余者”。他感时忧国，哀哀切切。他需要爱又不敢爱，便自己加以压制、窒息和扭曲，以致变态，去寻求性的刺激和道德的犯罪。然而又不断地自责和悔恨，接着便是更深的犯罪以致不能自拔。由此可见他又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弱者。他空有一副清醒的头脑，剩下的都是无尽的哀伤。从《沉沦》开始到《十一月初三》依旧如此。“总之现在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电杆一样，光泽泽的在寒风灰土里冷颤。眼泪也没有，悲叹也没有，称心的事业，知己的朋友，一点儿也没有……所有的就是一个空洞的心！同寒灰似的一个心！”（《十一月初三》）

郁达夫自叙体小说还有一个特点是露骨的直率和勇敢的暴露。他把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秘密，见不得人的丑恶勾当以及变态的性欲都赤裸裸地揭示出来，淋漓尽致。《沉沦》中“他”偷看旅馆主人女儿洗澡，当看到那少女雪样的乳峰，

肥白的大腿时，呼吸几乎停止，面上的筋肉都发起痉来。“愈看愈颤得厉害，他那发颤的前额部竟同玻璃窗冲击了一下。”当他险些被发觉赶快跑回自己房里的时候，“面上同火烧的一样，口也干渴了。一边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他对于自己是责备和悔恨的。但第二天无意之中又偷听到一对男女青年的幽会，他一边责骂自己：“你去死罢，你去死罢，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一边“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语也不愿意遗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沉沦》是用第三人称写作的，但毫不妨碍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读者读着作品，便渐渐忘记了旁边的叙述者，而感到是主人公面对读者，向你坦诚地表露自己的心曲，没有任何的矫揉做作和粉饰遮掩。这种卑以自牧，自我解剖颇需一点勇气。对于那些虚伪的封建道德来说，郁达夫的坦率和暴露简直起了惊世骇俗的作用。正如郭沫若说过的那样：“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觉着假的困难。”^①

郁达夫有十年留学日本的生活。十年在人生旅程中不能算短，岛国的文化艺术不能不对郁达夫产生影响。他的自叙体小说和日本“私小说”派（又名“自我小说”）有着直接

^① 《论郁达夫》1946.9《人物杂志》第三期。

的联系。在创作思想和个人境遇方面他们都有不少共同之处。日本的“私小说”派由日本原先的自然主义文学衍变而来，大正时期(1912—1926)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派别。这正是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和写作《沉沦》的时间。私小说取材于作者的身边生活，作者本人成为小说的一部分，葛西善藏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那时许多的日本文学家封闭在自我的社会里，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军国主义膨胀，社会黑暗，专制主义的高压更把日本文人驱上自我反省的道路。他们竭力想从这种压迫、不安和危机中解脱出来。这种愿望就是“私小说”产生的心理和社会背景。葛西善藏他“一生穷苦，再加上身体多病，就以他这停滞的私生活作为唯一的素材，把整个身心寄托在上面，严格加以观察，进行创作”^①。而葛西善藏则是郁达夫所喜爱和尊敬的作家之一。不过，影响归影响，这种文体一经郁达夫自己的心灵过滤和笔下流出，便是郁达夫自己的东西了。郁达夫没有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狭小的天地里，由于时代和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郁达夫的叫喊和苦闷便也成为同时代青年的心声。《沉沦》发表后，当时的一位评论者这样说：“我们可以说作者恰恰生在这个使人忧郁的时代里，世纪末的颓废的情调与感伤的色彩，他是免不掉会有的。我们更当明白，他的忧郁与悲哀就是我们这些同时代人的忧郁与悲哀，而他的作品便有力地把他所感表现了出来，也就是我们大家的所感表现了

^① 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

出来，所以得到我们的共鸣。”^①郁达夫自己也说过：“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②

郁达夫小说的心理描写很成功，特别是心理变态的刻画，似乎受到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他把性的心理状态作为自我内心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来描写。《空虚》里面，疾风雷雨之夜不请自来的少女天亮后便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质夫就马上将身体横伏在刚才她睡过的地方。质夫把两手放到身底下去作了一个紧抱的形状，他的身体却感着一种被上留着她的余温。闭了口用鼻子深深的在被上把她的香气闻吸了一回，他觉得他的肢体都酥软起来了。”在《茫茫夜》里，于质夫困于黑暗的社会，复杂的人事，枯寂之中便寻找性的刺激。他跑到一个小店，看到女主人长得小巧，有几分俏，便把她“如俄犬似的贪看了一两分钟”。他向这个妇女买了一根用过的针和手帕，回家后，“他就把那两件宝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闻了一回香气”。接着“他就狠命的把针子向颊上刺了一针。本来为了兴奋的原故，变得一块红一块白的面上，忽然滚出了一滴同玛瑙似的血来”。这样，“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这简直有点由“恋物癖”而至“自虐狂”了。郁达夫就是通过如此的变态的性的心理表达人物内心的苦闷和压抑。

① 贺玉波《〈过去集〉的三种作品》见《郁达夫论》。

② 《北国的微音》，《郁达夫文集》第三卷。

受弗洛伊德的影响，郁达夫的小说里许多地方描写梦境，他用梦境来延伸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绪的奔流。《空虚》里，于质夫恨那少女和她表兄在一起谈天玩耍，嫉妒之火使他做了一个恶梦。在梦里，他拿一把刀砍过去：“一刀砍去，正碰着她的手臂，唰的一声，她的一只纤手竟被砍落，鲜血淋漓的躺在席上。”《南迁》中伊人和女学生O在海边散步，她还用那悲凉微颤的喉音唱了歌德的《迷娘的歌》，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光。于质夫总是回忆着这样的会面和歌声，于是他又入了梦境：

“月亮正要落山的樣子，西天尽变了红黑的颜色。他向四边一看，觉得海水树林沙滩也都变了红黑色了。他对她一看，见她脸色被四边的红黑色反映起来，竟苍白得同死人一样。他想和她说话，但是总想不出什么话来。她也只含了两眼清泪，在那里默默的看他。两人在沉默的中间，动也不动的看了一忽，她就回转身向树林里走去。他马上追了过去……但是他的两脚怎么也不能跑，苦闷了一回，他的梦才醒了。”

郁达夫有很好的文字修养，诗写得有味道，小说里也有许多诗的语言，清丽流畅。读他的小说可以使心情松弛，舒展，既是休息，亦是享受。